

黄蘖传心法要

黄蘖山断际禅师 着

有大禅师，法讳希运，住洪州 高安县黄蘖 山鹞峰下。乃曹溪六祖之嫡孙，西堂 百丈之法侄。独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印，唯传一心，更无别法；心体亦空，万缘俱寂；如大日轮升虚空中，光明照耀，净无纤埃。证之者无新旧、无浅深，说之者不立义解、不立宗主、不开户牖，直下便是，运念即乖，然后为本佛。

故其言简，其理直，其道峻，其行孤。四方学徒望山而趋，观相而悟，往来海众常千余人。予会昌二年廉于钟陵，自山迎至州，憩龙兴寺，旦夕问道。大中二年廉于宛陵，复去礼迎至所部，安居开元寺。旦夕受法，退而纪之，十得一二，佩为心印，不敢发扬；今恐入神，精义不闻于未来；遂出之，授门下僧太舟法建，归旧山之广唐寺；问长老法众，与往日常所亲闻，同异何如也？

唐 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

师谓休曰：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。此心无始已来，不曾生不曾灭，不青不黄、无形无相，不属有无、不计新旧，非长非短、非大非小，超过一切限量名言、踪迹对待，当体便是，动念即乖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。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佛与众生更无别异；但是众生着相外求，求之转失，使佛觅佛，将心捉心，穷劫尽形终不能得；不知息念忘虑，佛自现前。

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；为众生时此心不减，为诸佛时此心不添，乃至六度万行河沙功德，本自具足，不假修添；遇缘即施，缘息即寂；若不决定信此是佛，而欲着相修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，与道相乖。此心即是佛，更无别佛，亦无别心。此心明净犹如虚空，无一点相貌，举心动念，即乖法体，即为着相，无始已来无着相佛。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，即是次第，无始已来无次第佛。但悟一心，更无少法可得，此即真佛。

佛与众生一心无异，犹如虚空无杂无坏，如大日轮照四天下；日升之时明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明；日没之时暗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暗；明暗之境自相陵夺，虚空之性廓然不变，佛及众生心亦如此。若观佛作清净光明解脱之相，观众生作垢浊暗昧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历河沙劫终不得菩提，为着相故。唯此一心，更无微尘许法可得，即心是佛；如今学道人，不悟此心体，便于心上生心，向外求佛；着相修行，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。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何故？

无心者，无一切心也；如如之体，内如木石不动不摇，外如虚空不塞不碍，无能所、无方所、无相貌、无得失；趋者不敢入此法，恐落空无栖泊处，故望崖而退，例皆广求知见，所以求知见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文殊当理，普贤当行；理者真空无碍之理，行者离相无尽之行。观音当大慈，势至当大智，维摩者净名也；净者性也，名者相也，性相不异，故号净名。诸大菩萨所表者，人皆有之，不离一心，悟之即是。今学道人，不向自心中悟，乃于心外着相取境，皆与道背。恒河沙者，佛说是沙；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，沙亦不喜；牛羊虫蚁践踏而行，沙亦不怒；珍宝馨香，沙亦不贪；粪尿臭秽，沙亦不恶；此心即无心之心，离一切相，众生诸佛更无差别；但能无心，便是究竟。

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，累劫修行终不成道，被三乘功行拘系，不得解脱。然证此心有迟疾，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，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得无心者，有至十地乃得无心者；长短得无心乃住，更无可修可证，实无所得，真实不虚；一念而得，与十地而得者，功用恰齐，更无深浅，祇是历劫枉受辛勤耳。造恶造善皆是着相，着相造恶枉受轮回，着相造善枉受劳苦，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取本法。此法即心，心外无法；此心即法，法外无心。心自无心，亦无无心者；将心无心，心却成有，默契而已，绝诸思议；故曰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此心是本源清净佛，人皆有之，蠢动含灵，与诸佛菩萨，一体不异；祇为妄

想分别，造种种业果；本佛上实无一物，虚通寂静，明妙安乐而已；深自悟入，直下便是，圆满具足，更无所欠。

纵使三祇精进修行，历诸地位，及一念证时，祇证元来自佛，向上更不添得一物；邻观历劫功用，总是梦中妄为。故如来云：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，若有所得，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。又云：是法平等无有高下，是名菩提。即此本源清净心，与众生诸佛，世界山河，有相无相，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，无彼我相。此本源清净心，常自圆明遍照，世人不悟，祇认见闻觉知为心，为见闻觉知所覆，所以不睹精明本体。但直下无心，本体自现，如大日轮升于虚空，遍照十方更无障碍。故学道人唯认见闻觉知施为动作，空却见闻觉知，即心路绝无入处，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；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，亦不离见闻觉知；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，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，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；不即不离，不住不着，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

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，将谓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，遂将心觅法，不知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不可将心更求于心，历千万劫终无得日；不如当下无心，便是本法。如力士迷额内珠，向外求觅，周行十方终不能得；智者指之，当时自见本珠如故。

故学道人迷自本心，不认为佛，遂向外求觅，起功用行、依次第证，历劫勤求永不成道；不如当下无心，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，亦

无所得，无依无住、无能无所，不动妄念，便证菩提；及证道时，祇证本心佛，历劫功用，并是虚修；如力士得珠时，祇得本额珠，不关向外求觅之力。故佛言：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，恐人不信，故引五眼所见，五语所言，真实不虚，是第一义谛。

学道人莫疑四大为身，四大无我，我亦无主，故知此身无我亦无主。五阴为心，五阴无我亦无主，故知此心无我亦无主；六根六尘六识和合生灭亦复如是。十八界既空，一切皆空，唯有本心荡然清静。有识食、有智食，四大之身，饥疮为患；随顺给养，不生贪着，谓之智食；恣情取味，妄生分别，唯求适口，不生厌离，谓之识食。

声闻者因声得悟，故谓之声闻；但不了自心，于声教上起解，或因神通，或因瑞相，言语运动，闻有菩提涅槃，三僧祇劫修成佛道，皆属声闻道，谓之声闻佛。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，无一法可得，无一行可修，此是无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学道人祇怕一念有，即与道隔矣；念念无相，念念无为，即是佛。学道人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总不用学，唯学无求无着；无求即心不生，无着即心不灭；不生不灭，即是佛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对八万四千烦恼，祇是教化接引门，本无一切法，离即是法，知离者是佛；但离一切烦恼，是无法可得。

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，但莫于心上着一物，言佛真法身犹若虚空，此是喻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。常人谓法身遍虚空处，虚空中含容法身，不知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虚空，虚空不是法

身；若定言有法身，法身不是虚空；但莫作虚空解，虚空即法身；莫作法身解，法身即虚空；虚空与法身无异相，佛与众生无异相，生死与涅槃无异相，烦恼与菩提无异相，离一切相即是佛。

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；心境双忘，乃是真法；忘境犹易，忘心至难；人不敢忘心，恐落空无捞摸处，不知空本无空，唯一真法界耳。此灵觉性，无始已来，与虚空同寿，未曾生未曾灭，未曾有未曾无，未曾秽未曾净，未曾喧未曾寂，未曾少未曾老，无方所无内外，无数量无形相，无色象无音声，不可觅不可求，不可以智慧识，不可以言语取，不可以境物会，不可以功用到，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，同此大涅槃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

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；不可以心更求于心，不可以佛更求于佛，不可以法更求于法，故学道人直下无心，默契而已，拟心即差，以心传心，此为正见。慎勿向外逐境，认境为心，是认贼为子；为有贪瞋痴，即立戒定慧；本无烦恼，焉有菩提？故祖师云：佛说一切法，为除一切心；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本源清净佛上，更不着一物，譬如虚空，虽以无量珍宝庄严，终不能住；佛性同虚空，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，终不能住；但迷本性，转不见耳。

所谓心地法门，万法皆依此心建立，遇境即有，无境即无，不可于净性上转作境解；所言定慧鉴用历历、寂寂惺惺、见闻觉知，皆是境上作解，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，若欲亲证，皆不可作如此见解，尽

是境法有没处，没于有地；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，即见法也。

九月一日师谓休曰：自达磨大师到中国，唯说一心，唯传一法；以佛传佛，不说余佛；以法传法，不说余法；法即不可说之法，佛即不可取之佛，乃是本源清净心也。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般若为慧，此慧即无相本心也。凡夫不趣道，唯恣六情，乃行六道。学道人一念计生死，即落魔道；一念起诸见，即落外道；见有生，趣其灭，即落声闻道；不见有生，唯见有灭，即落缘觉道；法本不生，今亦无灭，不起二见，不厌不忻，一切诸法唯是一心，然后乃为佛乘也。

凡夫皆逐境生心，心遂忻厌，若欲无境，当忘其心；心忘即境空，境空即心灭；若不忘心而但除境，境不可除祇益纷扰；故万法唯心，心亦不可得，复何求哉？学般若人，不见有一法可得，绝意三乘，唯一真实，不可证得；谓我能证能得，皆增上慢人；法华会上拂衣而去者，皆斯徒也；故佛言我于菩提实无所得，默契而已。凡人临欲终时，但观五蕴皆空，四大无我，真心无相，不去不来，生时性亦不来，死时性亦不去；湛然圆寂，心境一如；但能如是直下顿了，不为三世所拘系，便是出世人也；切不得有分毫趣向，若见善相诸佛来迎，及种种现前，亦无心随去；若见恶相种种现前，亦无心怖畏；但自忘心，同于法界，便得自在，此即是要节也。

十月八日师谓休曰：言化城者，二乘及十地等觉妙觉，皆是权立接引之教，并为化城。言宝所者，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宝，此宝不属情

量，不可建立，无佛无众生，无能无所，何处有城？若问此既是化城，何处为宝所？宝所不可指，指即有方所，非真宝所也，故云在近而已，不可定量言之，但当体会契之即是。

言阐提者，信不具也，一切六道众生，乃至二乘，不信有佛果，皆谓之断善根阐提。菩萨者深信有佛法，不见有大乘小乘；佛与众生同一法性，乃谓之善根阐提。大抵因声教而悟者谓之声闻，观因缘而悟者谓之缘觉。若不向自心中悟，虽至成佛，亦谓之声闻佛。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，不于心法上悟，虽历劫修行，终不是本佛；若不于心悟，乃至于教法上悟，即轻心重教，遂成逐块，忘于本心。故但契本心，不用求法，心即法也。

凡人多为境碍心、事碍理，常欲逃境以安心，屏事以存理，不知乃是心碍境、理碍事；但令心空境自空，但令理寂事自寂，勿倒用心也。凡人多不肯空心，恐落于空，不知自心本空。愚人除事不除心，智者除心不除事；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，所作福德皆不贪着。然舍有三等：内外身心一切俱舍，犹如虚空无所取着；然后随方应物，能所皆忘，是为大舍。若一边行道布德，一边旋舍，无希望心，是为中舍。若广修众善，有所希望，闻法知空，遂乃不着，是为小舍。大舍如火烛在前，更无迷悟。中舍如火烛在傍，或明或暗。小舍如火烛在后，不见坑井。故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；过去心不可得，是过去舍；现在心不可得，是现在舍；未来心不可得，是未来舍；所谓三

世俱舍。自如来付法迦叶已来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；印着空即印不成文，印着物即印不成法；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；能印所印，俱难契会，故得者少；然心即无心，得即无得。

佛有三身：法身说自性虚通法，报身说一切清净法，化身说六度万行法。法身说法，不可以言语音声形相文字而求，无所说，无所证，自性虚通而已，故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。报身化身皆随机感现，所说法亦随事应根以为摄化，皆非真法，故曰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

所言同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；一精明者一心也，六和合者六根也；此六根各与尘合：眼与色合，耳与声合，鼻与香合，舌与味合，身与触合，意与法合；中间生六识，为十八界；若了十八界无所有，束六和合为一精明。一精明者即心也，学道人皆知此，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，遂被法缚，不契本心。

如来现世，欲说一乘真法，则众生不信兴谤没于苦海；若都不说，则堕慳贪，不为众生，溥舍妙道；遂设方便说有三乘，乘有大小，得有浅深，皆非本法，故云唯有一乘道，余二则非真；然终未能显一心法，故召迦叶同法座，别付一心离言说法，此一枝法令别行，若能契悟者，便至佛地矣。

◎问：“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”

师云：“道是何物，汝欲修行。”

问：“诸方宗师相承，参禅学道如何？”

师云：“引接钝根人语，未可依凭。”

云：“此既是引接钝根人语，未审接上根人复说何法？”

师云：“若是上根人，何处更就人，觅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何况更别有法当情，不见教中云法法何状？”

云：“若如此，则都不要觅也。”

师云：“若与么，则省心力。”

云：“如是，则浑成断绝，不可是无也。”

师云：“阿谁教他无，他是阿谁？你拟觅他。”

云：“既不许觅，何故又言莫断他？”

师云：“若不觅即便休，谁教你断；你见目前虚空，作么生断他。”

云：“此法可得便同虚空否？”

师云：“虚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异，我暂如此说，你便向者里生解。”

云：“应是不与人生解耶？”

师云：“我不曾障你要，且解属于情，情生则智隔。”

云：“向者里莫生情是否？”

师云：“若不生情，阿谁道是。”

◎问：“纔向和尚处发言，为甚么便道话堕？”

师云：“汝自是不解语人，有甚么堕负？”

问：“向来如许多言说，皆是抵敌语，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。”

师云：“实法无颠倒，汝今问处自生颠倒，觅甚么实法？”

云：“既是问处自生颠倒，和尚答处如何？”

师云：“你且将物照面看，莫管他人。”

又云：“祇如个痴狗相似，见物动处便吠，风吹草木也不别。”

又云：“我此禅宗，从上相承已来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，只云学道，早是接引之词；然道亦不可学，情存学解，却成迷道；道无方所，名大乘心，此心不在内外中间，实无方所；第一不得作知解，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尽处为道；情量若尽，心无方所，此道天真，本无名字，只为世人不识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诸佛出来说破此事；恐汝诸人不了，权立道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，故云得鱼忘筌，身心自然，达道识心；达本源故，号为沙门；沙门果者，息虑而成，不从学得，汝如今将心求心，傍他家舍，祇拟学取，有甚么得时？”

古人心利，纔闻一言，便乃绝学，所以唤作绝学无为闲道人；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，广求文义，唤作修行，不知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，唯知多与儿酥乳吃，消与不消都总不知，三乘学道人皆是此样，尽名食不消者；所谓知解不消，皆为毒药，尽向生灭中取，真如之中都无此事，故云我王库内无如是刀，从前所有一切解处，尽须并却令空，更无分别，即是空如来藏；如来藏者，更无纤尘可有，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，亦云我于然灯佛所无少法可得，此语只为空你情量知解，但销镕表里情尽，都无依执，是无事人；三乘教网，祇是应机之药，随宜所说，临时施設，各各不同，但能了知，即不被惑；第一不得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，何

以如此？实无有定法如来可说，我此宗门不论此事，但知息心即休，更不用思前虑后。”

◎问：“从上来皆云即心是佛，未审即那个心是佛？”

师云：“你有几个心？”

云：“为复即凡心是佛、即圣心是佛？”

师云：“你何处有凡圣心耶？”

云：“即今三乘中说有凡圣，和尚何得言无？”

师云：“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圣心是妄，你今不解，反执为有，将空作实，岂不是妄？妄故迷心，汝但除却凡情圣境，心外更无别佛，祖师西来，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，汝今不识，执凡执圣，向外驰骋，还自迷心，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；一念情生即堕异趣，无始已来不异今日，无有异法，故名成等正觉。”

云：“和尚所言即者，是何道理？”

师云：“觅什么道理？纔有道理，便即心异。”

云：“前言无始已来不异今日，此理如何？”

师云：“祇为觅故，汝自异他；汝若不觅，何处有异？”

云：“既是不异，何更用说即？”

师云：“汝若不认凡圣，阿谁向汝道即？即若不即，心亦不心，可中心即俱忘，阿你更拟向何处觅去？”

◎问：“妄能障自心，未审而今以何遣妄？”

师云：“起妄遣妄亦成妄，妄本无根，祇因分别而有，你但于凡圣两处情尽，自然无妄，更拟若为遣他？都不得有纤毫依执，名为我舍两臂必当得佛。”

云：“既无依执？当何相承？”

师云：“以心传心。”

云：“若心相传，云何言心亦无？”

师云：“不得一法，名为传心；若了此心，即是无心无法。”

云：“若无心无法，云何名传？”

师云：“汝闻道传心，将谓有可得也，所以祖师云：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，了了无所得，得时不说知，此事若教汝会。何堪也？！”

◎问：“祇如目前虚空，可不是境，岂无指境见心乎？”

师云：“什么心教汝向境上见，设汝见得，只是个照境底心；如人以镜照面，纵然得见眉目分明，元来祇是影像，何关汝事？”

云：“若不因照，何时得见？”

师云：“若也涉因，常须假物，有什么了时，汝不见他向汝道：撒手似君无一物，徒劳漫说数千般。”

云：“他若识了，照亦无物耶？”

师云：“若是无物，更何用照？你莫开眼吃语去。”

◎上堂云：“百种多知，不如无求最第一也；道人是无事人，实无许多般心，亦无道理可说。无事散去！”

问：“如何是世谛？”

师云：“说葛藤作什么？本来清静，何假言说问答，但无一切心，即名无漏智；汝每日行住坐卧一切言语，但莫着有为法，出言瞬目，尽同无漏；如今末法向去，多是学禅道者，皆着一切声色，何不与我心心同虚空去，如枯木石头去，如寒灰死火去，方有少分相应！若不如是，他日尽被阎老子拷你在；你但离却有无诸法，心如日轮常在虚空，光明自然不照而照，不是省力底事！到此之时无栖泊处，即是行诸佛行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此是你清静法身，名为阿耨菩提。若不会此意，纵你学得多知，勤苦修行，草衣木食，不识自心，尽名邪行，定作天魔眷属，如此修行当复何益？

志公云：佛本是自心作，那得向文字中求？饶你学得三贤四果十地满心，也祇是在凡圣内坐，不见道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；势力尽，箭还坠，招得来生不如意！争似无为实相门，一超直入如来地，为你不是与么人，须要向古人建化门广学知解。志公云：不逢出世明师，枉服大乘法药。你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卧，但学无心，久久须实得，为你力量小，不能顿超，但得三年五年、或十年，须得个入头处自然会去；为汝不能如是，须要将心学禅学道，佛法有甚么交涉？故云：如来所说，皆为化人，如将黄叶为金，止小儿啼，决定不实。；若有实得，非我宗门

下客，且与你本体有甚交涉？故经云：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，若也会得此意，方知佛道魔道俱错，本来清净皎皎地，无方圆、无大小、无长短等相，无漏无为、无迷无悟，了了见无一物、亦无人、亦无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沤，一切圣贤如电拂，一切不如心真实；法身从古至今，与佛祖一般，何处欠缺一毫毛？既会如是意，大须努力！尽今生去，出息不保入息！”

问：“六祖不会经书，何得传衣为祖？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，为教授师，讲得三十二本经论，云何不传衣？”

师云：“为他有心，是有为法，所修所证，将为是也，所以五祖付六祖。六祖当时祇是默契得，密授如来甚深意，所以付法与他。汝不见道：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

若会此意，方名出家儿，方好修行；若不信，云何明上座走来大庾岭头寻六祖，六祖便问：『汝来求何事？为求衣、为求法？』明上座云：『不为衣来，但为法来！』六祖云：『汝且暂时敛念，善恶都莫思量；明乃禀语。』六祖云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当与么时，还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时面目来！』明于言下忽然默契，便礼拜云：『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某甲在五祖会中，枉用三十年功夫，今日方省前非。』六祖云：『如是！到此之时，方知祖师西来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，不在言说。』岂不见阿难问迦叶云：『世尊传金襴外，别传何物？』迦叶召阿难，阿难应：『诺！』迦叶云：『倒却门前刹竿着！』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。甚深阿难三十年为

侍者，祇为多闻智慧，被佛诃云：汝千日学慧，不如一日学道；若不学道，滴水难消！”

◎问：“如何得不落阶级？”

师云：“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，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，与摩（疑同么）时无人我等相；终日不离一切事，不被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；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，莫认前后三际，前际无去、今际无住、后际无来，安然端坐任运不拘，方名解脱。努力努力！此门中千人万人，只得三个五个，若不将为事，受殃有日在！故云：着力今生须了却，谁能累劫受余殃？！”